



## 编者按

“新人不愿来，来了留不住，老人干不了，你说咋办？”由于乡村教师待遇不高，升职渠道窄，本报日前曾报道农村学校招聘困难。记者实地调查发现，青年农村教师转行离开农村的不在少数，不少学校只能靠教学水平跟不上且年龄偏大的老师勉强上课。因为留不住年轻人，农村教学水平下降，不少孩子跟着父母转到城里上学，而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只能留下，这导致即便是同村人，受教育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

本报记者 王兴飞 程凌润  
 实习生 张瑞

## 教师“夫妻档”多了 对稳定队伍有好处

47岁的刘春海是腰关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，1989年开始当起了“教书匠”，今年已是他工作的第26个年头，当年还是年轻小伙的他如今已两鬓微白。

1993年，25岁的刘春海结了婚，他的妻子是晚一年来学校参加工作的语文教师陈翠红。如今，连同刘春海夫妻俩在内，学校现有的44名教师中就有15对夫妻。

“让我当媒人的有三对了。”腰关中学校长张德生说，青年教师在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之后，往往请他当“媒人”以示程序。实际上，张德生的妻子也曾是这所学校的教师。

“教师结为夫妻，对于稳定教师队伍有帮助。他们在生活上相互照顾，还能方便教学、提高教学质量。”张德生说，教师联姻，学校也乐见其成，还为这些夫妻教师提供了免费的周转房以稳定生活。

“两口子彼此了解，教学方面的问题相互指正，共同进步。”腰关中学教师王平说，同事说问题时往往比较含蓄，夫妻之间则会一针见血。正是在这种氛围中，王平的妻子王风华被评为莱芜市首届最美青年教师。

张德生说，教师结为夫妻的现象在其他乡村学校同样常见。莱芜市莱城区寨里镇一所中学，“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教师是夫妻，老教师社会接触少，大多是工作后经人介绍，年轻教师结合则一般是自由恋爱。”该校一名教师称。

“这里远离市区，位置较偏，老师是有编制的，也想找同样在编和工作稳定的对象。”张德生说，腰关距离莱城区有60多里路，若教师在市区找对象，往返学校和城区生活很不方便，但山区乡镇里条件相仿的适龄青年又不多，教师择偶的选择面就比较窄了。

“镇上单身的不多，既要年龄合适，又要各方面合得来不好找。”目前，腰关中学还有两名教师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。“虽然是一男一女，但两人年龄差距有些大，没办法撮合。”张德生说，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是，新招的教师大都已经有了对象，很多人是婚后考教师。

让张德生自豪的是，近年来，学校没有一名教师通过借调、考试等途径流失。由于大部分老师都是本地人，有的教师甚至就出自学校所在乡镇，地缘关系和工作后搭建起来的家庭关系让教师群体异常稳定。

## 虽然工资比市区高 至今无“90后”愿来当老师

来自校方的一份分析显示，腰关中学现有4个年级11个教学班，学生448名，全校44位老师都有编制，除信息技术课程由两名文化课老师兼职外，在师生比和编制上远优于市区学校有优势。

44名教师中，50岁以上有6人，40岁至50岁间有17人，30岁至40岁16人，30岁以下5人，学校教师结构尚不存在老龄化的问题。受惠于教育部门对乡村教育的重视，学校添置的大鼻子校车就有五辆。

“同级职称相比，乡镇学校教师比市区教师多拿一份岗位补贴，教龄长的拿得多，今年起新教师也能拿到315元的岗位补贴。”张德生说。

以去年上岗教学的彭亚文为例，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加上岗位补贴，月均3000元，学校还为其解决住房问题：一间建于上



腰关中学部分夫妻教师合影。本报记者 程凌润 摄

# 44名乡村教师 15对是夫妻

## 难在市里找对象，主要靠内部解决 虽有政策倾斜，年轻老师仍不愿来

在莱芜市莱城区东北部60余里的矮山窝里，绵延两千多年的齐长城脚下，有着一所名为腰关中学的乡村学校。在夏天低两度冬天更寒的山区环境里，44名男女教师中先后有30人结成夫妻依偎取暖。

靠着教师编制和财政拨款对乡村基层学校的倾斜政策，腰关中学教师流失还不算严重。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了，教师生活也不再如往日般清贫，但乡村学校仍难以吸引优秀应届毕业生，曾是乡村文化建设高地的学校和乡村社会的疏离感日渐加剧。



夫妻教师一起听课并探讨教学业务。本报记者 程凌润 摄



莱芜市莱城区腰关中学外景。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

世纪60年代前后的平房。

“新教师中有不少人是冲着编制考教师，考了很多年才考上。”令张德生遗憾的是，近几年入职的新教师多是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招考中服从调剂的生源，学校至今也没有招进一名“90后”的应届本科毕业生。

尽管工资上涨了，编制问题也解决了，乡村中学对应届本科毕业生仍旧没有吸引力。为了在城市扎下根，市区学校聘任制教师让为数众多的毕业生挤破头。

“聘期三年，第三年开始可以和新晋编制教师拿同等工资，但没有福利保险，课时费照发，算起来比正式的每个月少一千来块钱。”经历了简历、面试、笔试、试讲四关，在淘汰了上百名

毕业后，大学生小王成功和重庆一所重点中学签了协议。双方约定，如果三年内小王考取了该校的教师编制，学校一次性支付一定数量的“安家费”。“就当给自己三年时间考编制吧。”小王说。

张德生说，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队伍，如果学校不增强对年轻教师和优秀毕业生的吸引力，农村基层教育仍将面临困局。

## 以前艰苦但快乐 现在职业荣誉感下降

基层教师的收入水平2000年以后不断上扬。2004年起，乡村教师工资迎来了三连跳。2014年教育部门开始发放乡镇教师

岗位补贴。连同职称工资、教龄和补贴，作为中学一级教师的刘春海每月可以拿到4200多元，这和莱城区商品房的均价已相差不多。

提起上涨的教师待遇，在经历一番讨论后，腰关中学的教师们陷入了短暂沉默。

“在我刚工作的1989年，工资是126元，每个月补贴30斤白面粉。”提起当年，刘春海记忆犹新，当时腰关还是一个独立乡镇，到莱城区的公交车单趟收费就达1.9元，扣掉必要的生活费，剩下的工资坐车都得精打细算。

尽管收入不高，但对于依旧在田地里和庄稼打交道的绝大部分村民来说，乡村教师却是为数不多的“吃公家饭的人”。村民

信赖教师、尊敬教师，教师也在教育岗位上不遗余力。

腰关中学校门前有条小溪，15年前，小溪上只有一座碎石铺砌的小桥，一遇雨水，整个小桥就覆没在暴涨的溪水里。刘春海至今记得，刚参加工作的两年，他在乡镇下辖的一所村小学教书，一次学校联考中适逢小桥被雨水淹没，刘春海挽起裤腿，背起一个个学生送到对岸，考完后又依样背回来。

“那时候是艰苦，但工作很快乐。”刘春海说，那时，家长见了老师都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，如果成绩不好，家长还会支持老师对孩子加强指导并配合管教。而如今，家长和老师的交流变少了，他们更关注的是“学校有没有乱收费”、“老师有没有体罚学生”。

“春节后和同龄人聚会，很多人成了大款、二款，不少人还承包起动辄上百万的工程。”刘春海叹了口气讲到，当年他考入莱芜师范时还是贫穷村子里同辈人中的佼佼者，而如今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年轻人最为关注的是赚了多少钱，而不再是孩子的教育。

“坐城乡公交时，偶尔会有村民站起来让座，他们大都是学校以前培养出来的学生。”张德生说，遇到这一幕，才能再次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光荣和满足。

## 乡村教师与村民 交集日渐减少

对于家长以外的村民，与乡村学校、教师的交集越来越少。出于节省教育经费、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目的，撤点并校的大潮一度覆盖广大农村，很多村庄一夜之间失去了学校这个“文化符号”。

刘春海参加工作时挂职的那所小学也消失了。原腰关乡下辖的26个村庄如今仅剩六所小学。村庄里没有小学，又没有上学孩童的农村家庭已经和学校彻底陌生起来。

腰关中学校门口东南角矗立着一座“赤诚奉献、恩泽后代”的捐建教学楼的功德碑，功德碑上铭刻着近400名捐款200元以上的村民姓名，立碑时间为2000年8月。如今，这座代表当年村民和学校密切无间的石碑已然斑驳。

“一年去不了几次学校，除非有娃娃上学。”腰关村街道上的一名高姓村民表示，教学楼盖好后，村民和学校的来往变得越来越少了，以往在校门口听溪水哗哗作响的日子已经消失，以小溪为界，学校和乡村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当乡村教师苦守着多年的清贫度日时，从劳作了几辈子的土地上走出来的村民陆续发家致富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，在乡村里衡量一个人是不是“能人”的标准是赚钱的多少。

“上大学也不一定挣到大钱。”一名村民表示，村子里走出去的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又回家混日子的，大学生挣的钱不及五十岁的民工挣钱多的现象都有。对习惯精打细算的村民而言，上大学没能谋得好出路，却掏空家庭积蓄并不划算。

在只要勤劳就能挣到钱的社会里，村民对孩子考大学改变命运的期望已不再热烈。

事实上，吃住教在学校的教师也已很少和家长以外的村民打交道，交际圈子更加紧缩。和村民日益缺少共同话题的教师，大都在市区购买了楼房，尽管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上课，但几乎每个周末，他们都带着孩子回市区，在那里，他们给孩子报了书法、美术、围棋等特长班来弥补和市区学生的差距。

身为教师，他们懂得市区与乡镇的差异。